

# 会诊

张法 肖鹰 陶东风等 著

# 百家讲坛

HUIZHEN BAIJIAJIANGTAN



 安徽教育出版社


# 会诊

张法 肖鹰 陶东风等 著

## 「百家讲坛」

HUIZHEN BAIJIAJIANGTAN

是学 术还是娱  
乐 讲学  
还 是说  
书 是 专家  
还是 明星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诊《百家讲坛》/张法等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336-4512-0

I. 会... II. 张... III. 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评论  
IV. G22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7592号

责任编辑:王竞芬

装帧设计:吴亢宗

---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邮 编:230063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210 000

版 次: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 000

定 价:19.80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3297 2846176

## 出版说明

中央电视台10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打出了“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口号，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百家讲坛》火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火了，随之出版的一系列图书也火了。

火了的同时是争议四起。这边，电视上，是你方说罢我登场，说的人是酣畅淋漓，听的人是如痴如醉，好不痛快；那边，网上争议四起，网下也是议论纷纷，好不热闹。继《刘心武揭秘〈红楼梦〉》遭到红学家的质疑和指责之后，又有很多观众纷纷指出《百家讲坛》的“硬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更是引起许多争议，“十博士”愤而拟书，掀起轩然大波，一大批专家学者也纷纷给卷入进来，有公开支持于丹的，有委婉含蓄地批评的，有毫不留情地批判的。

打出“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口号的《百家讲坛》为什么会引起广泛争议呢？为什么《百家讲坛》要选择不是红学专家的文学家刘心武讲解《红楼梦》，不是研究《三国》的教授易中天讲解《三国》，不是研究《论语》的学者于丹讲解《论语》呢？于丹对《论语》的解读究竟是对经典的现代化阐释还是对经典的肢解和歪曲，是把经典大众化还是把经典庸俗化？是让人们接近经典还是导致人们远离经典？当学者被打造为明星、成为偶像，观众变成狂热的粉丝以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带着一系列疑问，我们约请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百家讲坛》及其产生的争议现象撰文发表看法，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位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做了个“铿锵三人谈”，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老师也和他的学生在家里展开了热烈讨论。我们希望这场讨论有助于探讨在建设和谐社会环境下重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问题。我们一致认为《百家讲坛》及其产生的争议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因此决定集结出版，把大家的观点以及讨论的情况如实地展现给读者。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在编辑过程中，我们特意在每篇文章后留了一个版块“我的体会”，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阅读体会写在这里。

安徽教育出版社综合编辑室

目  
录

- 001 · 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张法
- 017 · 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 赵勇
- 044 · 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陶东风
- 062 · 戏学超女于丹:不学而术讲《论语》 肖鹰
- 075 · 俗陋的媒体与国民精神的空位 王兆胜
- 095 · 从知识分层看《百家讲坛》 彭锋
- 109 · 娱乐时代的学术明星 刘玉宇
- 129 · 从易中天到于丹:我们究竟在争什么? 杨早等
- 156 · 媒体、思想与化功大法 胡晓明等

◆  
附  
录  
◆

- 181 · 学术演讲不要信口开河 王学泰
- 184 · 历史学家朱维铮：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  
李宗陶
- 192 · 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张健
- 196 · 葛兆光：要共同提升不要集体沉沦 张健
- 202 · 呼吁媒体应有良知不该炒作于丹  
徐晋如等
- 205 · 问题的思考比批判于丹更重要 陈香、陈洁

## 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 张法，四川外语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

**观点**：我并不反对刘心武、易中天、于丹到《百家讲坛》去说书，而是反对把这一“说书”彰显为一种“讲学”，我很欣赏刘心武、易中天、于丹在说书中彰显出来的智慧和情感的魅力，但是不欣赏把这一说书的好声望转变为一种学术的高荣誉。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百家讲坛》将说书与学术通过电视这一大众电子媒体绞缠在一起的现象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的复杂意义，我想好好想一想的，是《百家讲坛》中这一电子/学术/说书新现象对正在演进中的中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百家讲坛》入选为 2006 年当代中国十大新闻事件之一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不仅是一个年度的新闻事件，而是一个重大的具有多重意义的文化事件。由民意选出来的十大事件，代表了这一事件在全国广大观众中的重要位置，但处于这一重要位置的《百家讲坛》是以一种学术面貌出现的，这对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演进意味着什么呢？从我对《百家讲坛》断断续续听来的感觉来说，知识性的学术是《百家讲坛》的假面，文学性的说书才是《百家讲坛》的真相，而现在，由《百家讲坛》一举成名的“说书明星”却被打扮成了“学术明星”，真有点种瓜得豆，种豆得瓜。但只有感觉是不能作为立论根据的，因此，我又看了一些材料，有了一点想法和感受，且向大家汇报如下。

## 一、《百家讲坛》开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回首当时，当《百家讲坛》于2001年7月9日开坛，由学术界世界级的大家杨振宁、丁肇中带头讲，首都的名校名师一一登台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

且看开坛第一月，2001年7月这一月的讲演目录：

	播出时间	讲演内容	演讲人
	7月9日	美与物理学	杨振宁
	7月10日	实验物理与物理学前沿	丁肇中
	7月11日	唐宋咏春诗赏析	程郁缀
	7月12日	泰山美学	杨辛
	7月13日	中国南北差异	胡兆量
	7月16日	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	杨振宁
	7月17日	科学与艺术的对话	李政道 吴冠中
	7月18日	三曹父子与建安诗风	钱志熙
	7月19日	孝的艰难与动人	张祥龙
	7月20日	古代希腊人的诗性生活—英雄主义	朱孝远
	7月23日	人类基因组计划	陈竺
	7月24日	书法与中国哲学(上)	张辛
	7月25日	书法与中国哲学(下)	张辛
	7月26日	不朽的威尔第	刘诗嵘
	7月27日	女性的道德发展	肖巍
	7月30日	数学科学的几种新的发展方向	林家翘
	7月31日	儒学与人生	钱逊

这一阵，真是如《百家讲坛》开坛时的宗旨所讲的，是要办一个“开放大学”，架一座让“专家通向大众的桥梁”，定位在“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力图“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上面表格中的讲演内容，从物理



学、数学、生物学到儒学、历史学、伦理学、女性问题到文学、书法、绘画、泰山美学，完完全全是一种“把大学课堂搬到电视上来”的讲学。

不妨由此来猜说一下《百家讲坛》的开坛心路，是要拿出一坛坛学术美酒，让没有喝过的大众饱尝。这样，《百家讲坛》既可以给大众以知识的享受，从而达到一种以文化“化大众”的目的，在大众得到文化享受的同时，央视也从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如果把前者（文化效益）比作“鱼”，把后者（商业效益）比作“熊掌”，那么，《百家讲坛》的开坛初衷，可以用《孟子》里的一句话来表达：“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 二、《百家讲坛》转折：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百家讲坛》把大学课堂直接搬到电视上去的做法，以纯学术的面貌和风格去面对电视观众的方式，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电视本性、观众素质、媒体运作方式），对于设计者的初衷来说，是失败的。然而，正因为这一失败的设计所塑造的学术面貌，给这一栏目以一个高雅的学术名头，而这一高雅的名头为《百家讲坛》转型后的成功做了再怎么估计也不会低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一开端之时所铺垫上的学术名头，后来成功者要想获得如此巅峰性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言归正传，《百家讲坛》高调开讲，效果却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虽然各方名校各路专家，从2001年开坛的年中讲到年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半年下来，“收视率几乎等于零”。本来这样的节目属于公益节目，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收视率是硬道理！如何真正地让大学知识进入大众，让大众享受大学知识，本来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央视在中国全面改革背景下实行的新政，彻底地改变了《百家讲坛》的面貌，2002年，央视开始实施《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即所谓“末位淘汰制”，实际上是以收视率等因素为杠杆（其中收视率因素在诸因素中占很大比重），对栏目进行测评，每年将淘汰各频道排名最末的栏目。媒体自身的运作原则（严酷的市场规则）像一道强风吹来，要求所有栏目首先向获得熊掌的目标前进，在这阵收视率的强风

中,《读书时间》在两上两下之后黯然关闭。这个于1996年第一个全国开播的读书节目,曾带动了各地的读书节目扎堆开播,在收视率这一“铁的规律”中被横扫出局。而《百家讲坛》却在这一时代的铁律中改弦易辙:“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正是在央视开始“末位淘汰”新政的这两年,2003年,北京小说家刘心武,风度翩翩地登上了《百家讲坛》,讲起了“新解《红楼梦》”。一下使收视率大升。刘心武的“新解”从学术上来说是“旧解”,是把一本文学性的《红楼梦》还原到一种历史中曾有的现实故事。正因为它是旧解,而且这一旧解的方法从学术上说,仍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刘心武的“新解”理所当然地遭到红学界从学术角度的猛烈抨击。然而,平心而论,刘心武的过人之处和精彩之点,不在他对《红楼梦》的似新解而实旧解的学术性解释,而在于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对《红楼梦》解释的讲述方式,他把自己的解释过程,设计成为一种侦察小说一般的故事,把一个一个的悬念放在那里,勾引观众禁不住一定要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好奇,听得欲罢不能。一句话,刘心武把一个学术性的知识讲课变成了一场文学性的电视说书。这才是刘心武成功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当刘心武把《百家讲坛》本来的学术讲课变成文学说书的时候,他像一个点铁成金的当代“巫师”,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了过来,《百家讲坛》本来寥寥无几的观众而今变得人气旺盛起来。

刘心武之所在能够火起来,在于四点:一、他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说书才能;二、他对讲演内容的小说式解释方式;三、他讲解的是经典名典《红楼梦》;四、他是以一种学术的名义在讲。前面两点对刘心武的成功非常重要,也是刘心武与以前《百家讲坛》讲课的学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能抓住观众注意的方式是让人听的前提条件,但后面两点对刘心武的成功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他讲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很多人都读过书,看过电视剧,至少都知道这本书的伟大,当有人来讲这本书的真谛,说明我们以前虽然看了,而且以为懂了,其实却并不真懂,这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刘心武讲一部大家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二三流作品,收视率会是这样吗?同样重要的是刘心武是站在中国最权威的中央电视台以学术为招牌的《百家讲坛》上,以学术的名义讲的。当

大众听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享受，而且以为得到了一种学术的知识，当一个普通百姓在听完刘心武的讲解之后，发现自己也能听得懂学术讲座，其内心的愉快，是远远胜于从一个纯粹的好的说书中得到的愉快，他沉浸在自己觉得很高雅的幻觉之中。而这一幻觉是学术性的《百家讲坛》才能带给他，在《曲艺杂谈》之类的栏目中的说书是绝对不能让他产生这一幻觉的。

当刘心武把学术讲课变成文学说书的时候，完成了《百家讲坛》“舍鱼而取熊掌”的决定性转折。刘心武的转折立即遭到红学界的激烈批评，说“歪门邪说”者有之，说“误导观众”者有之，然而，平心而论，这是一个误会，红学界是用纯正的学术的标准而不是从说书的标准去看刘心武，而刘心武本是从说书的方式而不是从学术的方式出现在《百家讲坛》上的，对此，《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话说到点子上了。他哈哈大笑地告诉记者：“《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听听，《百家讲坛》只要讲得“精彩”，不管学术“正确”，这不就是“说书”吗？然而，还不能丢掉学术这块招牌，还要说这是“学说”，而不说这是“故事”。正是在这点上，呈出了《百家讲坛》后面复杂而深厚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下面再详谈，这里且先知道：从刘心武开始，《百家讲坛》开始走向辉煌，当到了易中天和于丹登坛开讲时，如果《百家讲坛》看今朝，思往昔，真会有一种感慨，这感慨犹如一首唐诗里的句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 三、《百家讲坛》的辉煌：取熊掌而成品牌矣

《百家讲坛》的说书，从刘心武、阎崇年到易中天、于丹，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2003年的刘心武代表了《百家讲坛》的转型，2004年的阎崇年以《清十二帝疑案》将这一转型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名称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说书题目。用央视总编室研究处处长王甫的话说：《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悬念

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疑字带来了关注度。因为这种使用悬念会对讲座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如何把“历史”变成“说书”，中国自宋代都市出现勾栏瓦舍以来，说书就是“说书人”的一块驰骋的好场地，古代的说书人和理论家在对“说史”进行总结时，认为史有三种说法：一是完全依照史实；二是既有史实也有虚构（或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或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三是完全虚构。说书人说书之时究竟采取哪种方式，不是按照历史的逻辑，而是依照文学的逻辑，要怎样才符合小说的说书逻辑，要怎样才说得精彩。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虽然完全依照史实，但他是用史实来说一个个侦探故事的。刘心武获得成功的四点，也是阎崇年取得成功的四点：第一，他用学术的名义说书；第二，他把历史安排成了文学的结构；第三，清宫戏是近十多年来影视小说中的热点，大众已经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心理上具备了想知道“究竟是如何”的基础，正是这一文化氛围预备了讲清宫戏的火热基础，虽然阎崇年在第四点即说书才能上不如刘心武突出，但还不算差，在前面所说的三大优势的簇拥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百家讲坛》的收视率推向了又一个高峰。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以纸质方式出版后，发行了35万册，如果你了解到当下不少学者要自己花钱出书，你就知道了阎崇年如今有多火。

如果说，刘心武、阎崇年以“探事件之秘”的说书形式为《百家讲坛》打开了一片天地，那么，易中天以探人物之秘的说书形式、于丹以探心灵之秘的说书形式，把《百家讲坛》推向了辉煌。在一个转型和变化的社会上，万象杂呈，千人浮现，事各异貌、人各异心，究竟应该怎样看各种各样的事、人、心，一直是悬在大众心中的一个一直希望解决而又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刘心武、阎崇年以设置事件的悬念，又一一去解决了悬念，最后道出谜底的方式，正投合了时代与大众心理中的一面。天下之大，解谜之作多矣，解谜之才多矣，但谁能在最强的媒体电视中最权威的央视里以学术的方式出现来解谜，谁才能名满天下、利满天下，最强势的电视媒体央视、有最高雅的学术名义的《百家讲坛》、出色的说书人，这三者的因缘结合才能产生学术明星：易中天和于丹。

易中天《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所仰仗的还是刘心武的四点，但内容上更平淡而又更高超：第一，有高超的不低于刘心武的说书才能而且比刘心武

更幽默；这种幽默恰好适合于他要讲的对象：对人物的分析。第二，把侦探对象从事提升到人，相对来说，事容易搞清楚，人不易弄明白；事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人却进入到周围世界的核心；人生在世，更多的不是与事打交道，而是与人打交道，在选题上，易中天高过了刘心武与阎崇年。第三，集中在古代的经典上，易中天选的是《史记》、《三国志》、《三国演义》，这比《红楼梦》与清代宫廷疑案都更接近中国文化的核心。第四，以学术真理的名义。好像他是在探寻汉代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原来是怎样的，而不是在讲汉代和三国人物在他看来是怎样的，也不是汉代和三国人物被他这样看了之后对观众是怎样的。当然，易中天虽然是在讲历史人物，但却是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说出了对历史人物的新理解，因此，与其说他是在讲汉代人物，讲三国人物，不如说是在讲由自己丰富复杂的生活经验而来的对中国人物的理解，对中国式的智慧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大众的体会有更多的共鸣，从而能引起观众的激赏，而这种历史理解是通过一种说书的方式讲出来，更能令观众愉快。特别是当易中天在说书逻辑的推动下进一步通俗解说的时候（如为批评者所诟病的，说诸葛亮选刘备当老板是选了一个绩优股），更突显了说书的特点。其实，对于说书来说，只要讲得有趣讲得精彩，人物的分析有道理有智慧，就成功了，至于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易中天对不对，当然是大可讨论的，但是对《百家讲坛》业已转向的“舍鱼而取熊掌”来说，在易中天与大众心态的对接上，真的成功了。易中天的《品三国》发行了 55 万。

于丹能把《百家讲坛》带上一个更高的收视层次，在于她对刘心武的四点中每一点都在易中天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变与提升。第一，她有不低于刘心武和易中天的高超的说书才能，而且有她自己独特的说书风格和说书特色。第二，她把侦探的对象从人进入到心，如果说，易中天让观众知道了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人物类型，这些人物类型决定了中国式的故事怎样展开，那么，于丹则是让观众知道了中国文化有怎样一种哲学智慧，让一个人知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交友之道……让人在世界的成功与失败中，困境与休闲中……知道应该有怎样一种心态。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是认识世界的一部分，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是认识自己的一部分，比较而言，认识自己更能引起

大众的兴趣。可以说在对象的选定上，于丹高出了易中天。第三，选了中国文化最高的经典，《论语》和《庄子》，一下子就占据了思想的关注高度和广度。只要你站在最强势的媒体最权威的讲坛上讲孔子和庄子，不管你讲得对不对，好不好，你都会得到最大的回应和互动。第四，是以学术真理的名义讲，这是可以得到最大关注度的主要原因。于丹所依靠的四点，既使她达到了《百家讲坛》荣誉的顶峰，《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都发行了100万册；又使《百家讲坛》的非学术的说书性质得到顶峰性的突出：一个并不是学古代经典、研古代经典、教古代经典的人来央视的《百家讲坛》对大众讲经典，她能讲出什么来呢？由于不研究，对两千年前的经典，不可能有一种还原性的体会，而只能有对经典丰富内容之中的某一方面含义的体会，而这一方面的体会，又是从自己在生活和阅读中早已感受、思考、总结出来的。《论语》和《庄子》无非是用来印证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内心思考的一个方面。因此她讲《论语》和《庄子》总是将之提升和归纳为适用现代的心灵格言，然后用《论语》、《庄子》来注释这些心灵格言，在注释的过程中，不断地讲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强化这些格言。这些古今中外的故事与《论语》、《庄子》中的故事处在同一个位置上，可以互释互换。可以说，所谓的“于丹心得”，无非是通过《论语》、《庄子》来讲自己的心灵格言，或者说，把自己的心灵格言，用《论语》、《庄子》里的名言和故事讲出来。要承认，于丹的心灵体悟，来自于她那一颗具有性灵和智慧的心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作的思考，而这思考的结晶，对于她，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她的心灵收获，对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正在思考着的当代中国人们，有一定的提醒、帮助、鼓励作用，但于丹的这一心灵收获对于《论语》、《庄子》本身的内容是极为不对称的，因此，所谓的“于丹心得”，无非是关于《论语》、《庄子》的我说、戏说、小说。所谓“我说”，是指她对《论语》、《庄子》的历史本来内容基本上不知；所谓“戏说”，是指她把《论语》、《庄子》的内容等同于或交融于自己读来、听来、看来的古今中外故事中的智慧；所谓“小说”，是指她把本来内容博大的《论语》、《庄子》讲成自己的心灵收获那一起《论语》、《庄子》来极其狭小的心灵状态。于丹的人生体悟和心灵收获，如果以自己的形式讲出来，我会觉得很不错，但一旦高举《论语》、《庄子》的招牌讲出来，我与复旦大

学朱维铮教授有同感：“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

为什么学术圈对于丹会产生“不懂的东西也敢讲”的感受呢，因为于丹是在起源于学术而且继续打着学术招牌的央视《百家讲坛》上讲的，让学界的人不自觉地要用学术的眼光去打量，实际上从刘心武开始《百家讲坛》已经从讲学变性为说书了。《百家讲坛》的变性本可以看成一种独特的说书新品牌，但它不，却牢牢保持着学术的老标志，这里包含着非常值得寻味的内容。正是这已变的内容和不变的招牌，成为一个最大的误导！不但误导着观众，也误导了听书的学者，还误导着说书人本身。易中天本来是一个天才的说书人，却非要把自己打扮成讲学者，还要从学术的角度来为自己和为说书同人于丹辩护，明明是取熊掌而大获成功，却偏偏说吃鱼肉吃得很香，吃得很爽，呈现出陶诗的境界：“此中有真‘味’，欲辩已忘言。”

#### 四、学术还是说书：草色遥看近却无

从刘心武开始，《百家讲坛》变讲学为说书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为何要改，从已有的条件（观众水平、媒体本性、观看方式、传播的目的）出发，都应改，必须改，改得好。他说：“电视节目里的讲座，毕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讲座，比如听众因为对某个讲题感兴趣，赶到某场所去听一场讲座，即使那讲演者讲得不够精彩，听众一般也很少离席而去，总是坚持听到底的居多数，坐在电视机前的听众可就大不一样，他多半斜倚在沙发上，手里握一个遥控器，他或她是绝对不能容忍半分枯燥乏味的，您想向他或她灌输的知识可能确实于他或她有益，他或她觉得无吸引力，手指轻轻一点，拜拜啦，您的苦心，也就只好在他或她那里付诸东流。”观众水平、听讲方式、收视率，这三大条件决定着《百家讲坛》不仅往“百家”去想，更往“百姓”方面想，在“百家”与“百姓”之间寻找衔接点，“应该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榜样，他每写好一首新诗，往往并不是去念给同行或知识水平相当的人听，而是去念给文盲听，他要求自己的诗从听觉效果上达到‘老妪能解’，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并没有降低他诗歌的艺术质量，而且使他的诗流传得更加广泛，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百家讲坛》就应该

成为一档‘老妪能解’的节目。”刘心武的例子讲得很经典，说得很清楚，《百家讲坛》应该像白居易的诗一样，诗恰恰是文学，而不是学术。由于打着学术的招牌，弄得在有关《百家讲坛》引发的争辩中，人们往往也被套在学术的语境中去观察，去议论。且看以中立方式看问题的文章：

“《百家讲坛》的话题在学术领域屡屡引发争议，易中天、阎崇年、刘心武都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作为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者，他们首先被学术界质疑，被自己研究领域内的同侪批判，而跟他们的半生研究都没有关系的老百姓（至少《百家》的拥护者大多是非学院派，而非正统的学术精英），这时却成了他们学术观点的拥护者。通过《百家讲坛》，一些没有定论的观点被讲师们传播开来，这让很多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快，本来是学术界内部的讨论，某一方却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重要的是大众并不了解其他观点。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讲述一些他们关心的话题，即便那附着了很强的个人观点，仍是一种解答，解答很多他们感兴趣但很难有渠道确定的问题。”

关键之处在于，这不是一种学术内部之争，而是在《百家讲坛》这一招牌误导下的学术与说书之争。学者要求按照讲学的方式讲学，说书人要按照说书的方式说书，观众喜欢听说书而不喜欢讲学。

前面说了，易中天是一个天才的说书人，而且他自己也说，是对学术的常规方式深为绝望之后转向与大众对接而学以致用，在这学以致用路上，终于在《百家讲坛》变成了一个成功的说书人。但受了《百家讲坛》这一招牌的误导，却把自己的说书看成学术。他在为自己和为于丹辩护的时候，说的话都是非学术的。且举例如下：

例子一：易中天说：“顶尖级的作品一定是雅俗共赏的，大雅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大俗，大俗才能大雅，雅俗共赏是最高境界。”在这一需要考虑归纳逻辑的问题上，说出这种绝对的句式和绝对用词，是非学术的。我们承认也许有一部分顶尖级的作品是如易中天所说的那样，但一定是吗？全都是吗？《易经》是雅俗共赏的吗，康德的三大批判是雅俗共赏的吗？

例子二：易中天说：“我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依据了正史上的记载。但如果问你问，正史就符合历史吗？那我就不能保证。”就是说，他引用史料，但并不



对自己引用的史料正确与否作一学术判定,而是以这一史料对于自己的说书是否讲得精彩作为取舍标准。

例子三:易中天把专家对于丹的质疑转移成对向大众传播经典的资格认定。其实专家质疑的不是于丹能不能讲经典,而是于丹应不应不按学术的方式讲经典。在这一问题上,《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与易中天犯了同一个逻辑错误,他说:“没有谁可以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悟和解读,就像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中也可以有一千部《论语》。”他把每一个人都可以对经典有自己的感悟、都可以讲自己对经典的感悟,与只有经过一定学术研究才能用学术的方式讲解经典混为一谈,其实是把对经典进行说书式的郢书燕说(如宋以来的讲史)与对经典进行经典还原式(如清代考据式说明)和经典推进式(如宋代的义理式阐发)的学术讲解混为一谈。

说到这里,就必须讲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说书。

学术的核心是对自己所讲的每一点都要证明出来,因此,当一个学者用学术的方式说一句话,谈一件事,必须要知道,自己凭什么这样说,这么谈,而且能用可靠的材料和方式证明自己这样说这么谈是对的。这一明晰的证明方式是与宗教的信仰方式、与政治的宣传方式与艺术的感染方式完全不同的。也许有人问,每一点都要证明,那不是很麻烦吗?在一个新手面前当然是很麻烦的,但学术有一个学统,由一点一点的证明所集积起来的学统,当你掌握了这一学统之后,你说一个东西的时候,知道哪些是已被证明的而成为惯例,不需再加以证明的,哪些还是处于争议之中,你要讲出,你这么讲是依据哪些人的观点,哪些是疑难点,至今还没有可靠的说法,我虽然这么讲了,也是自己一己的试说,这么说是提出来供大家一道讨论的。对于一门学问,你知道了这一学统,你可以走在学术的正道上,而不可能像于丹那样,说出“小人”就是“小孩”这样的外行话。因此,一种学术的讲演是用一种严肃地面对真理的态度进行讲解的。在学术讲解中,对于一个学界无争议的公认的东西,可以用权威的方式讲,因为以前学者的证明已经保证了这一讲法的权威性,只要用学术的名义讲出来就行了;对于还未获得学术公认的东西,自己通过研究获得了一种理